武夷，看山观水

黄阿忠

武夷山游，不外乎看山、观水，而山、水之间自有灵趣汲取，在于你有没有悟性；旅游者之意不在走南闯北，跑了多少地方，而在于风情之别样感受，山水之启明情达。

武夷山为丘陵，并不很高，攀登无妨，远看也行，山中有树不少，为峰峦带来色彩；武夷水是景观之灵魂，九曲水回荡流转，水流动乃奔腾激越，似有澎湃之豪情，水静止如镜面锃亮，照看画眉之深浅。

武夷山削崖耸飞，壁立万仞，峰、岩形如团状成各种造型。或有峰峦若姑娘款款而来，此名曰“神女峰”；又有似老人端坐，此名曰“大王峰”等等。想来九州大山都有神肖之峰岩，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对自然美好的期望，对亲情的企盼，对神明的虔诚，对情感的寄托等，都赋予了它们诗意的命名。某山石耸像女子立崖远眺，便命名“望夫石”；那厢有两峦似掌而合，或称“合掌峰”、“夫妻岩”等。这或是中国式的审美，那么的纯粹，接地气，把思想，知识，人生，希望，践行，自然都融合统一在视觉的审美上。

若在山麓、峰峦游，置身叠翠之中，足以使你心旷；举目远眺，那些形神兼备的岩石，带给你美好的遐想，诗情的想象又有了十分的神怡。

山上之树是视觉的盛宴，向阳之绿翠，背阴处柳暗，又与岩石组合，除了色彩上，质地上的变化以外，还为山崖、山坡增添了节奏。四季分明在山麓、在峰峦、在山之四围，春和景明，透亮绚丽，夏之葱郁，浓烈厚重；秋艳千山之盛灿，冬眠万物之静美。树有品格：松长青，桂花幽香，杜鹃满山映春水，杉挺拔，梅花高洁，红柿一树灿眼明。

走在绿荫遮盖的山间道，阳光透树隙而下，光斑虚虚晃晃成一种境界；灌木丛生，花开花落，蓬蓬松松与色彩相映。是景，是情，亦是诗。

大凡山路一侧总伴有溪水，溪流有大小，宽如似河床，于乱石间潺潺流淌，或有积水成潭，而成一段风景；窄若涓涓之细流在石块间蜿蜒，其顺流而下之水，汇聚成江海，大有哲理思悟。

玩水乃与水亲近，划水，激水，零距离接触渐生世事意味；观水为远看流水，看涟漪之变化，品味人生之审美。玩者，与水嬉戏，如傣妹泼水，河边沐浴；观者，望水远去，如梦似幻，逝者如斯夫。

入山遥望天际云飘，低头看山涧，听淅沥哗啦流水之声，有山峦气息可汲，溪上意趣可寻。找一段稍微平坦的卵石间，择树荫下稍大而面平之卵石，架小炉子煮一壶禅意观水。缘溪流望，但见乱石千姿百态，大大小小铺满低洼之处，叠于山涧，圆滚滚，滑溜溜，各有形状，各具性格，山石的棱角都给水冲刷而光滑。我忽然从这圆石上感到了水的力量。水把石头打磨成这个样子，一是需要时间，二是需要恒心，所谓持之以恒水滴石穿是也。

涧、溪是江海之源，我缘溪而上寻九曲之源，有溪分流，及峰顶不见有大水涌出，这般模样又如何成为源头？我想起好多年前曾去巴颜喀拉山寻觅长江、黄河源头。他们告诉我说沱沱河是源头，让我惊诧的沱沱河只是一滩滩水。是汇集、聚合雪山消融的水，云腾下雨的水，积少成多，聚沙成塔，那奔流不息的江河水，竟然是点滴汇聚而成。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力量是需要不断积累的。

书法 袁慧敏

醉里谈诗（十八）

陈鹏举

诗是讲究轮回的。这里说的“轮回”，是说“流转不停，循环不已”的意思。轮回这个意思，自然不限于诗。譬如季节、昼夜，由此相关的花开花落、日落月升，等等，都是轮回。还有人生，人生从生到死，好像不轮回，可都明白，所谓返老还童，老少年，能婴儿，都是经验里的事，还有向死往生的说法，都是依着轮回说的。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活着。这两句话，谁都觉得没说错。还有，视死如归，什么意思？也就是回到原来的状态的意思。相反的两端，其实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点。总听说，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所谓大写的人，后来明白，大写的人，其实就是站在原点的那个本真、纯粹的人。

有人说，文学是人学，那么最文学的诗，自然是有关大写的人的。所以诗自然要回到原点去，也就是诗自然是要讲究轮回的。

诗的轮回，可以以刘禹锡的一首七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为例，全诗是：“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在这首诗里，首先可以看到句式的轮回。所谓律诗，是诗的最后状态，它的特征就是中间两联对仗。整首律诗，第一联不必对仗、第二、三联必须对仗，最后一联又不必对仗。那么，一到四联，从不对仗到对仗，再到不对仗，是不是一个轮回呢？自然是的。刘禹锡这首诗回肠荡气的感觉，自然受益于律诗规定的轮回的句式。

再者可以看到韵律的轮回。诗是要押韵的。这首七律，二、四、六、八句末字，押韵。身、人、春、神，都是平水韵“上平十一真”声部中的字。同韵字，守着句末，读起来有自然流转、循环的美感。这种美感，就是轮回的美感，和人生、人心合辙。

更可以看到的是诗情的轮回。刘禹锡这首诗，是他经历了二十三年的被贬日子，回京途中，在一个筵席上，初遇白居易时写的。诗里，他向白居易说了他被贬的感受，还有他的人生由此带来的许多变化。再下来，他突然说了有关“沉舟”、“病树”的话。这话景象分明、气象阔大，看似诗人触景生情，其实是诗人一时间的白日生梦。这个梦里，他觉得他的人生、他的故国，还有他的时代，都会像他的这个梦想一样，回到他向往和相信的原点。再之后呢？他的诗，又回到了他写诗的现场，也就是和白居易初遇的筵席上。读完这首诗，其实是经历一个轮回，即从这个筵席开始，跟随诗人做了个梦之后，又回到筵席上。而这个筵席，因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诗，特别是因为轮回之美，变得非常著名和美好。

筵席是那个筵席，诗人刘禹锡呢？弃置二十三年，理应改变许多，可他回来的时候，竟然还是当年那个刘禹锡。而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轮回，人生常见的轮回。

当了一回粉丝

陈德平

都说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精彩好看，刚一问世便有“大片既视感”之美誉。那天下午，去上海城市剧院观该剧，虽是夜场，因路远去得早，从地下停车库出来，经过剧院的侧门，那门不大，只是一条小小的通道，却见门外面围了一大圈年轻人，走近一看，一位个儿高高，梳着油光大背头，身着黑襟衫的小伙子，被围在中间正给大家签名，他还未卸妆，浑身透着帅气。旁边还站着一位姑娘，捧着一束鲜花，化过妆的脸上热情洋溢。我看粉丝们拿着门票和画册在让他们签名，猜想这一定是剧中的演员吧。看到这场面，我不知从哪里冒出股劲来，对妻子说，咱们是否也赶下时髦做回粉丝？妻子会意一笑，马上和我到剧院售票处去换了门票，又赶紧跑回原地，也挤进了人群。

这时，那位男演员仍和一些粉丝拿着手机在合影，从旁人言语里知其是该剧的男主演。我见那些女孩都是有备而来自备签名笔，忙向一位女孩借了一支，走到他面前，递上门票请他签名，他拿起门票看了看，笑了：“哟，这是晚上的票，不是我演的，我就签在反面吧。”说着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方明白他们是分AB角的，他是下午场的男主角刚演完出来，但我立时被他的谦逊、宽和打动了，不想如此平易近人。我提出合个影，他马上站过来跟我们一起照相，并主动帮选好角度。照完相，他笑笑又应别的粉丝要求去签名了。接着，我们又与那位女演员签名合影，她同样如此，有求必应。事后知道，这位男演员还颇有些名气，是个有实力的青年演员。我想，身怀谦卑之心，就是满身光环，也能走进他人之心。那个时候，空气里仿佛有一种温柔的感觉，被相互交融的愉悦荡漾着。看着手机里的合影和他们的签名，心中涌起久违的兴奋。我曾经对追星之类是不屑的，没想到今日自己也做了回粉丝，似乎又回到了年少的岁月。快乐真的不需要理由，哪怕一次偶然的邂逅，都会瞬间让你心花怒放。

当走进剧场再看舞剧顿时有种亲切感扑面而来，内心已有了呼应，一下与台上的演员拉近了距离，好像更能走进剧情。《永不消逝的电波》因有当年的电影早深印脑海，怎样用“舞”的无声语言来讲好这样一个家喻户晓、年代久远的故事，开始我是持怀疑的。而现在我每时每刻都被台上的舞蹈拨动着心弦。看得出演员们演得认真用心，怀着崇敬和真诚来演绎革命先辈的英勇奋斗精神。舞台视觉丰富开放，既很历史也很当代，一招一式清晰完整地表现出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在时代的风云激荡和老上海风情中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果然名不虚传，这自然也引燃了观众的热情。当演员谢幕时，观众席中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这是对该剧的肯定，也是对演员精彩表演的赞赏。

从剧场出来，天下起雨来，也吹来丝丝凉风，顿感一股清新之意。走过剧场侧门，又见不少观众围着刚出场的演员在签名，演员们仍谦和有礼，笑容满面，雨水顺着伞流到她们身上也全然不顾。妻子又过去签了几个名，看着她兴奋如小孩一般，我站在一旁笑了，感到这个晚上没白来。

叶天士“治贫”

叶振环

叶天士，名桂，号香岩，又号上津老人，江苏吴县人，生于清代康熙五年（1666），卒于乾隆十年（1745）。叶天士的著作《温热论》，是对治疗温热病的大量临证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温病学派的开山之作。叶天士医术精明独到，医药领域的研究著述颇丰，为人善良正直，在中国近代医疗史上具有显赫地位，也为后人所不断称道传颂。

一天，叶天士正在药房给病人号脉，忽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他不等主人问语，就拱一拱双手说：“向先生请安！听说先生是当今的活神仙，能治百病。我有一致命的病症，不知先生能否治？”叶天士说：“只要我能治得好，一定效劳，你有什么病直说无妨。”那人说：“人不欺病，病难欺人。其实我一无内患，二无外伤，只是太贫穷了，你可会治贫吗？”叶天士还没有回答，一旁看病的人却火了：“我看你这个人是无理取闹！走遍天下，哪有医生能治贫的？”不料叶天士捋着长须笑道：“贫也算种病嘛，既无佳肴滋补，又平添忧愁伤身，可谓有损元气。不过要治它也不太难。我看这样吧，我给你一枚橄榄，只许你吃肉，光留核，再把它种下，到明年自然就不穷了。”一旁看病的人听了这番话，像堕到五里雾中摸不着真山实水。来人也觉得种橄榄核与治贫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本当不信，又见叶天士说得诚恳，便拿着一枚橄榄满腹狐疑地回去了。

那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照叶天士的话办了。第二年，橄榄树就长高了。挺拔的小树上长满了绿叶，就是不开花，不结果。那人想：无果树有啥用？就去问叶天士。叶天士笑道：“到时候了，过几天自有人送钱来。”那人还是不相信，悻悻地回家了。没过三天，怪事出现了，买橄榄叶的人竟像赶庙会一样，后脚跟着前脚地接踵而来。虽然每人只买几片，价钱也便宜，但一树浓叶何止千万，所以那人为此发了个小财。再以这笔钱做个小本买卖，不久就成了小康之家。他十分感激叶天士，抽空带了一份厚礼去向这位神医道谢，并探问其中的奥妙。叶天士婉言谢绝了对方的馈赠，把买橄榄叶的秘密告诉了他。原来，叶天士早料到这一季节有某种传染病流行，配制医疗此病的药物少不了橄榄叶，所以在开药方时，每方必加几片。俗话说：“药不分贵贱，能治病就是好药。”可满城的药肆就是没有这东西，病家只好在叶天士的指点下，到那人的住处买橄榄叶了。这也是叶天士平时遵循医德，乐善好施，对贫苦人的一片心意。

合唱的音符落地生花

薛晓雁

“在绿色的山丘上，微风窃窃私语，花朵轻摇，亲切的小女孩，在山林中萌芽出绿叶……”婉转悠扬的合唱声飘荡在共青森林公园大草坪的上空。

作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板块的重点活动以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办公室与杨浦区人民政府合力打造的公益惠民文化项目——上海共青森林音乐节创办至今已进入了第三年。在森林的天空下享受经典艺术，遇见国外名家名团，成为了上海市民家庭“秋游打卡”的艺术乐事。

“共青森林音乐节”系列演出设立了每日60元及100元的惠民票价（包括公园门票），大大降低了享受经典艺术的门槛，为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打造杨浦创新文化承载区做出积极贡献，也进一步促进文化旅游事业融合发展，更好地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作为生活在杨浦区的市民，也作为一个艺术的爱好者，我享受了“福利”——在共青森林公园的大草坪上聆听了三次格莱美大奖获得者、七次“回声”古典音乐大奖得主柏林广播合唱团带来的勃拉姆斯《命运之歌》、乔纳森·多佛《年华流逝》等曲目。

柏林广播合唱团成立于1925年，是全世界最早成立的顶尖广播合唱团之一，也是柏林爱乐乐团、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北德广播交响乐团三大世界级顶尖乐团演出季固定合作合唱团，并与柏林大型管弦乐团以及西蒙·拉特、克里斯蒂安·蒂勒曼、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等世界级指挥大师有着密切合作。合唱团每年举办约60场音乐会，曲目风格多元，音色丰富，发行了大量高品质唱片，获得三次格莱美奖，被认为是德国古典音乐的代表和文化大使。合唱团创作了多部跨界沉浸式、情景式合唱表演作品，深受世界各地观众喜爱。此外，合唱团的“大家一起唱”计划，也是柏林如今最成熟的合唱普及与全民艺术教育培育体系。19日晚上第一个合唱作品是勃拉姆斯的《命运之歌》，创作灵感来自于德国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的书信体小说《许佩里翁》，是作曲家为合唱与乐队所作，完成于1871年。该作品和《德意志安魂曲》一起并称为勃拉姆斯最优秀的合唱作品。

作为多次在大剧院、音乐厅聆听国内外优秀音乐作品的“音乐爱好者”，第一次在公园的草坪上聆听世界顶尖合唱团的演唱，惊叹于完美的合唱效果——来自匈牙利大艺术宫的特邀调音高手塔玛斯·德拉贡安和德拉斯·科索斯根据每场音乐会的艺术特点，度身定制了最能发挥其声音魅力的音效设计方案，每一只音箱的位置、每一道布线的走向、每一根收音杆的角度……都有精细的定位。艺术节主办方亦从全市借调来最先进的音响设备，以保证每个音符在进入观众耳朵时都能达到最佳效果。但我更惊叹于现场的听众素养，近乎满座的大草坪听不到喧哗，我旁边的小孩稍有躁动就受到了大人的“劝阻”；偶有的迟到者也默默地“猫腰”进入，尽量不打扰别人。主办方在志愿者服务、观众座位指引、垃圾分类宣传和散场引导、短驳车提示等方面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一流演出、一流环境和一流服务，使得广大市民在森林音乐节获得更好文化体验。

“可爱的恳求，温柔的渴望，它多么甜蜜地倾诉衷肠！夜晚，环绕在我身边，对着我，闪耀着音乐的光芒……”

正如合唱团成员所说：“合唱的音符落地生花，如风送芳香浸润你每一寸心田。”星空、凉风、花香、虫鸣……合唱，世界上最美的乐器——人声的艺术伴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秋晚。

十日谈

身边的艺术节

责编：杨晓晖

明日请看《大剧场小舞台如数家珍》。